



皇明經濟文輯卷五

餘杭陳其縻點輯

上虞徐騰閱訂

財計三

屯營之田

丘濬

臣按虞集此策在當時不曾行及其末世也海運不至而國用不給謀國者思集之言於是乎有海口萬戶之設大畧宗之每年亦得數十萬

石以助國用。吁。亦已晚矣。今國家都於燕。京師之東。皆瀕大海。烟火數千里。而居民稠密。當全安極盛之時。正是居安思危之日。乞將虞集此策。勅下廷臣計議。特委有心計大臣。循行沿海一帶。專任其事。仍令先行閩浙濱海州縣。築隄捍海去處。起取士民之知田事者。前來從行。相視可否。講究利害。處置既定。然後招募丁夫。隨宜相勢。分疆定畔。因其多少。授以官職。

一如虞集之策。雖然。天下之事。建議者。思之非不周。而執事者。行之未必力。方集議此時。說者固已謂一有此制。則執事者必有賄成而不可爲。其事遂寢。及至於不得已之際。方用其策。然幾會已失。事勢已去。不可爲矣。嗚呼。豈非後世永鑒哉。臣嘗聞閩浙人言。大凡濱海之地。多鹹鹵。必得河水以蕩滌之。然後可以成田。故爲海田者。必築隄岸。以闌鹹水之入。疏溝渠。以導淡

水之來。然後田可耕也。臣於京東一帶海涯。雖未及行。而嘗泛漳。御而下。由白河以至潞渚。觀其入海之水。最大之處。無如直沽。然其直瀉入海。灌溉不多。請於將盡之地。依禹貢逆河法。截斷河流。橫開長河一帶。收其流而分其水。然後於沮洳盡處。築爲長隄。隨處各爲水門。以司啓閉。外以截鹹水。俾其不得入。內以洩淡水。俾其不至漫。如此則田可成矣。於凡有淡水入海所

在。皆依此法行之。則沿海數千里。無非良田。非獨民資其食。而官亦賴其用。如此則國家坐享富盛。遠近皆有所資矣。

論邊屯

王 鏊

國家供二邊之費最大。歲用銀至四五十萬。愚以爲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二十石。今三邊之地。固在也。而人。以爲不可行。何哉。按趙充國屯田之奏。曰。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十頃。又言北邊。自燉煌至遼東。一萬一千五百餘里。故有吏卒數千人。虜

不能攻。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唐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乃使韓重華爲水陸運使。使給耒耜與牛。耕傍近地方。連歲大熟。軍不復饑。又益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各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西過雲州。極界於中。受降城。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緡。此又近事之

效也。今獨不可行乎。

覈屯田以祿

宗室

徐恪

竊惟田以出賦。而欺隱者。法不可容。祿以親親。而有田者。租亦可抵。是故漢有覈田之詔。唐有祿田之制。而況弊生於先年之因循。食乏於今日之支用。苟無善處之術。何以增國稅而厚親親哉。伏覩皇明祖訓。親王。郡王。將軍。中尉。皆有常祿。無給賜莊田之制。其護衛屯田。與各衛所屯田。事體相同。亦所以廣儲蓄。省轉。

輸足兵食之計。非爲藩國之私。比年以來。宗室日繁。供億日多。而田賦有限。支用歲增。故戶兵二部。以軍餉爲慮。相繼奏陳。要將衛所及親王。改調護衛屯田。清查還官。正欲覈實遺漏。以補不足。今河南彰德等衛所。被人盜賣。侵佔屯田。俱已清查明白。撥給旗軍舍餘種納。惟原設安吉寧國二衛。河南等三護衛。於永樂年間。改調別處。遺下屯田。俱無撥給卷冊可查。今

周府并原武。遂平。胙城。永寧。汝陽。鎮平。各王所奏。則稱護衛屯田。先已撥給附近民領種納糧。封丘王所奏。則稱本府莊田。卽是護衛屯田。以臣觀之。各郡王皆出周府。當其分封之初。祿米定於朝廷。而莊田之名。猶未有也。周王憑何給授。而能分與各府。若是其多。其爲占隱屯地無疑。封丘王所奏。頗以首實。但歷年已久。傳及子孫。享有歲收。似乎世

崇一聞清查如失固有節吊卷查又無一字憑據及至乞恩分豁却又彼此矛盾況王府祿米官軍月糧俱在存留稅糧及屯田子粒內支用若不隨宜處置未免積弊難革歲用難繼查得徽府莊田包占魯山縣民人土地該納稅糧准作本府祿米今照各府占種屯田與徽府前項莊田事體相同若以輕則起科准算祿米揆諸人情似亦頗便乞勅該部計議合

無仍行各處按察司管屯僉事督同長史等官將各王府占種屯田從實踏勘明白仍令照舊管業每畝三升起科俱照徽府莊田事例准作本府祿米正數若有多餘分給本府鎮國等將軍中尉郡主等儀賓餘下歲派存留糧却備官軍支用勘有不實罪坐各官若糧有增益仍照該部原擬量加陞擢如此則王府不失所有而無分擾之請國賦又得加增而無

不足之憂。朝廷於覈實之典。親親之恩。又兩得而無遺矣。

山澤之利

丘濬

宋朝金銀銅鐵鉛錫之冶。總二百七十一。皆置吏主之。大率山澤之利有限。或暴發輒竭。或採取歲久。所得不償所費。而歲課不足。有司必責主者取盈。臣按宋朝坑冶所在。如此之多。而元朝之坑冶。亦比今日加十數倍。何也。蓋天地生物。有生。生不已者。穀粟桑麻之類是也。有與地土俱生者。金銀銅鐵之類是也。昔者聖王定爲

取民之賦。有米粟之征。有布縷之征。而無有所謂金銀銅鐵之征者。豈不以山澤之利。與土地俱生。取之有窮。而生之者不繼乎。譬如山林之上。有草木焉。有土石焉。其間草木取之者。既盡而生之者。隨繼。故雖日日取之。歲歲取之。而不見其竭也。若夫山間之土石。掘而去之。則深而成窪。昇而去之。則空而留迹。是何也。其形一定。故也是以坑冶之利。在前代則多在後代。則必

循歷。至於今日。尤其少焉。無足怪者。我朝坑冶之利。比前代不及什之一二。間或有之。隨取隨竭。曩者固已於浙之溫處。閩之建福。開場置官。令內臣以守之。差憲臣以督之。然所得不償所費。如宋人所云者。今則多行革罷。而均其課於民賦之中矣。雖然。今不徒不得其利。而徃徃又罹其害。蓋以山澤之利。官取之則不足。民取之則有餘。今處州等出場。雖閉。而其間尤不能

無滲漏之微利遺焉。此不逞之徒，猶囊橐其間，以競利起亂也。爲今之計，宜於山場遺利之處，嚴守捕法，可築塞者築塞之，可柵塹者柵塹之，俾其不至聚衆爭奪，以貽一方生靈之害可也。

讀鹽鐵論

方孝孺

夫鹽鐵論六十篇，漢桓寬所著。孝昭卽位，賢良文學願罷鹽鐵，均輸官桑弘羊爭難之，寬襲其意而設爲問答之詞，以盡其辯，善乎其言也。於乎爲天下者，曷嘗患乎無財也哉！天下未嘗無財也，苟用之以節，治之以道，夫何不足之有！以漢言之，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免民租者僅半，其時非有鹽鐵之征，而府庫充溢，錢貫腐朽，至不

可較武帝之天下。卽文帝之天下。而又加之以
百出之歛。未嘗免一歲之租。宜其富矣。而反愈
困乏。何哉。蓋文帝節儉。而武帝征伐。營繕以靡
費之也。人君苟不節儉。雖積金齊泰華。蓄貨擬
江海。不至於亂。未見其厭足也。武帝之天下。宜
亂也。而文景之澤。猶在人心。重以霍光。知所緩
急。從而稍罷其害者。故一變而彌元元之憤。不
然。漢祚可復冀哉。此書也。其於道德功利之際。

論之當矣。不特文辭足法而已也。

鹽鐵

失名

山東物產豐饒。甲於天下。其用之廣而利之溥者。惟鹽鐵乎。粵自管仲相齊。實與厥利。仲之言曰。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誦。出三孔者。不可舉兵。當時鹽鐵之征。雖少。男少女之所食。一鍼一刀之所用。無弗算及。卒能以一國兼二國之藉者。六千萬人。而常藉不預焉。及觀其立法。不過稅之而已。鹽雖官嘗自煮。亦

權時取利之計。鐵則官未嘗冶鑄也。自漢武帝用桑弘羊。孔僅領之。乃官自煮鹽鑄鐵。官二十八郡。而山東居二十二。元鼎中。徐偃奉使膠東。魯國聽民便宜鼓鑄。御史大夫遂得以矯制劾之。昭帝時。賢良文學之士請罷鹽鐵。與大夫桑弘羊極論利害。大夫曰。鹽鐵之利。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文學曰。王者不蓄藏富於民。大夫曰。豪人擅用專利。恐滋貪暴。文學曰。禍在蕭牆。

不在胸臆。於是屢罷屢復。卒未有能去之者。唐開元天寶之間。劉晏請檢校鹽鐵諸州。著爲貢額。第五琦。劉晏之徒。法益詳密。綾絹玳瑁漆器。許代鹽鐵。其後肅宗討淮西。皇甫鎛程異。又從而濬導之。諸道競以羨餘取寵也。而其弊也。至立爲蠶鹽食鹽等名。察民貧富。據口俵散。抑勒取錢。民受其擾。倍用輸徵。其鐵官則親爲鼓冶。民間農器不給。或至木耕手耨。啖食鐵官抑配。

通迫害與鹽利多取諸河北鐵官亦不嘗設南
渡以後山東陷於金元不足言已元人於青增
置鹽場開立洞冶寶民通河昆吾元國富國之
名立而民困極矣嗟乎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
法於貪弊將安之君子所以追恨夷吾之作俑
也。國朝鐵器無禁濟南萊蕪登萊等處前代
鼓煽諸冶今皆爲廢坑矣惟鹽則分場置司官
自煮之而行之商賈小民負販亦置不問豈非

得中正之法乎宋儒胡寅有言山澤之利盡捐
之民則縱末作資游惰盡屬之官則奪民日用
而公室有近寶之害惟官爲厲禁俾民取之而
裁其入稅則政平而害息此則行之今日而有
驗者也雖然管仲立法苛重然國勢實藉富強
漢唐以來咸佐軍需計其所入歲不下數十萬
今鹽鐵之稅於山東者曾不逮古十分之一而
民不加饒何哉蓋古今地利盈縮不齊禹貢揚

州田下下。今獨稱富饒。雍州田上上。今半爲墾。壤勢當富強。全勝之。齊國以例凋殘。窮困之。山東又何怪乎。其不類也。登州之金三千九兩。萊州之金四千一百五十兩。此宋皇祐中之貢額也。今果有是。否乎。青齊鄆濮。淄濰沂密。登萊諸郡。皆設平糶市。此宋太平興國之稅法也。今果有是。否乎。由是觀之。則山東物產之不逮往昔。又不特鹽鐵爲然矣。司國計者。酌古今之勢。度豐儉之宜。以定征稅之設。則勿過取而加賦焉。東人之凋瘵。庶其少瘳矣哉。

鹽法對錄

李東陽

弘治十八年四月初七日。上召至暖閣。臣健

等因奏曰。今國帑不充。府縣無蓄。邊儲空乏。行
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爲緊要。
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講也。臣
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開中。徒
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肖上納矣。上問商人
何故。不肖上納。臣健等因極論奏討之弊。上

曰。奏討亦只是幾家。臣東陽奏曰。奏討之中有夾帶。奏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弊耳。上曰。夾帶之弊。亦誠有之。臣健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每府祿米。自有萬石。又奏討莊田稅課。朝廷每念親親。輒從所請。常額有限。不可不節。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皆

對曰。誠如聖諭。但乞今後。更不輕與。則不敢奏矣。臣健因奏曰。臣聞國初茶馬法初行。有

歐陽駙馬者。販私茶數百觔。

太祖皇帝曰。我

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

高皇后亦不

敢勸。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

上曰。非不敢言。

乃不肖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臣遷等贊曰。請

下戶部查議。

上曰。然。明日降旨云。

祖宗設

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

殆盡。商賈不行。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

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

於是中外稱慶。知上意勵精思治如此。

鹽法議

王瓊

一曰重邊餉。諸司職掌有云。凡遇開中鹽糧。務量彼處米價貴賤。及道路遠近險易。例具奏出榜。召商中納。成憲昭布。不可變也。天順以前。惟戶部召商納糧草於邊耳。成化中。始有各運司納銀之例。弘治元年。按尉胡餘慶請如舊例。議未及行。厥後開賣。滋甚。類解銀貯之太倉銀庫。雖曰解邊備糴。而多方之費實繁。夫邊餉不

預蓄於平時。必候空乏而後圖之。雖富有餘銀。將焉用哉。此取目前之近功。忘久遠之大計。遂使商人廢沿邊糴買之規。守運司納銀之例。及塞下有警。召納米穀。而商人觀望。多不赴中。縱有至者。所糴入亦甚微矣。弘治十四年。巡鹽御史馬允中亦嘗建議。然言之未久。旋復廢革。何舊制壞之易而復之難如是耶。或者謂以運司開中之銀。解邊備糴。亦無不可。殊不知官自和

糴。不若通商轉賣。事不勞而利亦廣。乞申明定制。示以永久。或遇各邊寧謐。再熟之後。商人趨中。自有成效。此整理鹽法之大要也。其雲南四川等處。鹽課不多。就於彼邊量准折納。不拘兩淮之例。如此。則邊餉有備。而虜患無虞矣。

二曰定勘合。據洪武中時茶鹽引。由契本銅板一百一十片。俱南京戶科收貯。每遇開中。南京戶部印刷勘合。發各邊填寫商人姓名。并所中

米荳鹽引數目俱用印蓋不許洗改每勘合一張或填寫一萬引或三五千引不拘定數編置底簿并流通文簿發運司候商人賫到勘合比對字號相同派場支鹽及刷印引目運司關領給付商人照鹽發賣永樂中遷都北京鹽法庶務俱行在戶部掌行惟鹽糧勘合引目銅板仍於南部收貯及勘合底簿流通文簿亦南部編置轉發正統六年鑄換印信始定行在戶部曰

戶部改戶部爲南京戶部而鹽引勘合文簿仍掌於南京正統七年戶部因無繳到中過鹽糧勘合數日慮諸商將勘合增添洗改無可稽憑請於年終各邊收過糧數填給過勘合字號各運司將客商賫到勘合字號納過鹽糧數目各造冊繳部比對查考又因造冊難憑正德十二年戶部又奏令南京編造勘合底簿完備送北京戶部抄謄字號轉發各邊後以往返之勞仍

令南京戶部徑自編發。臣到淮日稽驗南京所發勘合底簿。有至五十餘歲而報中未完者。課積於場。豈無淹沒。況客商投下勘合。其所收糧數目。有用布政司都司及衛印鈐蓋者。有洗改字樣。不用印蓋者。有雖有印蓋。印色脫落不明者。有開寫中過斗頭價值倉口明白者。有止混開銀錢米荳總數不明者。諸弊種出。豈非鹽法之大蠹哉。乞令鑄造鹽糧勘合銅板一片。除南

京二字。送戶科收貯。如遇奏開鹽糧。戶部差官以人匠赴科印刷。每鹽五十引。印刷號紙一張。回部轉發開中去處。或布政司。或都司衛分。有印信衙門收掌。每號紙一張。填寫鹽三五千引。或七八千引。或萬餘引。不必拘定一萬引之數。所填商名貫址。并米荳鹽引數目。俱用印鈐蓋。印色如法製造。毋致脫落。因而洗改字樣。如有真剩號紙。年終繳送戶部塗銷。仍置內外號半

印勘合底簿二扇。內號一扇。戶部收掌。外號一扇。發運司收掌。商人赴邊納獲勘合。投到運司。比對外號。運司派鹽完畢。將勘合類繳戶部。比對內號。又與各邊歲報錢糧文冊磨對。有無相同。然後註銷。又每年置流通文簿一扇。用印鈐蓋。發各運司收掌。挨次附寫商人姓名鹽數。以憑年終照派。各開前件派鹽下場記。派訖二字。支鹽出場記。支訖二字。若年終派場遇有事故。明年終不支出者。將原派鹽課改派別場。免致積滯。仍乞就各司員外主事內。改註一員。或改員外郎職銜。專掌鹽法冊籍計鹽課高下。追理通關完欠。考究各邊虛實。斟酌開中多寡。并比對勘合。查革奸弊。其有暇日。不妨原委兼管。如此。則鹽課肅清。邊儲無弊矣。

鹽政利弊議

霍 韜

竊謂立法須公而溥。行法須嚴而密。然又善適變通之權。乃可久而無弊。唐劉晏只用淮鹽。遂濟國用。臣今姑議淮鹽利弊。卽天下可推也。

國初以兩淮鹵地。授民煎鹽。歲收課鹽有差。亦猶授民以田。而收其賦也。惟鹽課條例云。凡各竈丁。除正額鹽外。將煎到餘鹽。夾帶出場。人私鹽貨賣者。絞。然則耕民納賦租外。將餘粟貨賣。

者絞可乎。此法良有深意。而後人失之也。淮鹽原額歲辦三十五萬引有奇。後改辦小引七十萬有奇。然兩淮鹽課除正額外。猶產餘鹽三百萬引有奇。今正額已不得多取。餘鹽復不得私賣。卽三百萬餘鹽。安所消遣乎。兩淮行鹽地方。南盡湖廣。西抵河南。東盡東海。地方數千里。人民億萬家。所仰食鹽。只七十萬引。饔餐安所取足乎。是無怪乎私鹽橫溢。而鹽價湧貴也。國

初竈丁辦鹽。每引四百斤。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蓋洪武年間。鈔一貫值錢千文。竈丁得實利如是。而冒禁賣私鹽。絞死可也。今鈔一貫不易粟二升。乃禁絕竈丁。勿賣私鹽。是逼之餓以死也。此後來行法之弊。非初年之失也。正統二年。令曰。貧難竈丁。除正額鹽。照舊收納。其餘鹽。收貯本場。每二百斤。官給米麥二斗。十三年。令曰。每餘鹽二百斤。給與米一石。若餘鹽二百斤。竈

丁實得米一石。乃私賣鹽。卽絞死可也。蓋當時此令雖出。而米實無措。故官司徒挾此令。以征取餘鹽。實不能必行此令。給民米麥。且貧弱竈丁。朝有餘鹽。夕望米麥。不得已。則先從富室。稱貸米麥。然後加倍償鹽。以出息者有矣。故鹽禁愈嚴。則貧竈愈多。此之由也。貧民賣私鹽。人卽捕獲。富室賣私鹽。官亦容隱。故貧竈餘鹽。必藉富室。乃得私賣。富室豪民。挾海負險。多招貧民。

廣占鹵地。煎鹽私賣。富敵王侯。故鹽禁愈嚴。富室愈橫。此之由也。且法愈嚴。則利愈大。頑民見利而不見法。淮南頑民。數千萬家。荒棄農畝。專販私鹽。挾兵負弩。官司不敢訶問。近年恃衆。往往爲劫。此隙不弭。必貽大患。不止阻壞鹽法而已。然旣不能講求古法。以處置餘鹽。復不能變通鈔法。以補給工本。則貧民何所仰賴。而不爲變故。鹽禁愈嚴。盜賊愈多。此之由也。此鹽場竈

戶之利弊也。洪武年間招商中鹽。每引納銀八分。官之征至薄。商之獲至厚。故鹽價平賤。民亦受賜。永樂年間。每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商稅雖加。邊糧仰足。民亦受賜。自永樂以前。淮鹽開中。歲無定額。永樂以後。歲定七十二萬引。復定七分常股。三分存積。夫曰常股。猶常行也。商人先納邊糧。乃給引目。守場候支。常年鹽也。有守候數十年。老死而不得支者。今兄弟妻子代

支之令。可考也。曰存積者。積鹽在場。遇邊糧急缺。乃倍價開中。越次放支之鹽也。此居貨罔利。非王法正體。成化以後。准納折色。每鹽一引。准納銀三錢五分。或四錢二分。又令云。客商若無見鹽。許本場買補。夫曰本場買補。卽開餘鹽私賣之禁矣。故姦商借官引以影私鹽。然商人竈戶。兩得贏利。州縣民士亦食賤鹽。惟私鹽愈行。則官鹽愈壅。而法遂大壞。今兩浙鹽課。許納折

色之令可考也。弘治正德年間。或權姦奏討。或勲戚。恩賜。皆給引目。自買餘鹽。故法遂大壞。而鹽亦平賤。復有各年開中未盡鹽。名曰零鹽。稱掣餘鹽。堆積在所。名曰所鹽。皆權要報中。借影私鹽。以壅正額。故正德以前。鹽價雖平。而正課日損。自御史秦鉞奏革所鹽。稱掣餘鹽。每二百斤作一小引。稅銀一兩。則取之過重。自御史戴金奏減鹽價。每鹽一引。納銀八錢。庶幾適中。

今之議者。復論鹽包過大。皆不知本末之見也。蓋洪武年間。鹽一引。納銀八分而已。永樂年間。納粟二斗五升而已。今則每引。納銀七錢五分矣。權勢賣窩。復取利銀二錢矣。復以長蘆兩浙。兼搭配支。商人一身三路支鹽。勞費殆不貲矣。計淮鹽一引。蓋用銀二兩有奇矣。商人轉販。復以市利。則鹽價益湧貴。乃其所也。夫正鹽湧貴。則私鹽盛行。私鹽愈行。則正鹽愈滯。亦乃其所。

也。此商人中納利弊也。今欲復洪武之法。則有上策。欲救今日之急。則有中策。區區修補近年利弊。則已無策。何謂上策。須變通鈔法。鈔法重則錢法均。而鹽法行矣。今若立法。使鈔一貫值錢千文。竈丁得爲實利。則額鹽一大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餘鹽一小引。亦給工本鈔二貫五百。各場餘鹽盡屬之官。私挾私賣。卽處絞勿贖。則兩淮正鹽七十萬引。餘鹽二百萬引。舉可招

商開中。或如永樂時例。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可也。或如成化時例。一引折銀四錢亦可也。若國課充足。如洪武時例。一引納銀八分。藏富於國尤可也。蓋私鹽行由正課重也。正課輕私鹽不禁自止矣。私鹽塞正課流邊。儲自實矣。故曰。上策何謂中策。須更爲今日。凡各商人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中餘鹽三百引。正鹽納邊糧二斗五升。餘鹽納邊糧二斗。聽與竈戶價買。又嚴

爲令曰。客商借官引影私鹽。竈戶不辨驗官引。輒賣餘鹽者。各照私鹽律絞。勿贖。又嚴爲令曰。正鹽一引。只二百五斤。餘鹽一引。亦二百五斤。革近年大包之弊。革近年勸借米麥之弊。革鹽場積年轄害客商之弊。三邊選廉而有才者一人。爲提督都御史。兼三邊勸農使。遇鹽商納糧。卽與收受。糧賤許納本色。糧貴許納折色。俾商無久淹。凡積年所以爲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

悉與革絕。復選廉而有才者一人。爲漕運都御史。兼理鹽法。俾自舉用運司提舉等官。凡商人納完糧料。卽與支鹽。勿得久淹。凡積年爲商人害者。阻壞鹽法者。卽與革絕。漕運都御史與提督都御史。鹽課邊儲。互相關通。盈縮交與接濟。利病均爲興革。邊方腹裏。共爲一心。兩都御史。如左右手。然後足以集事。行之數年。卽邊儲可足。乃以餘積。召募游民。開墾邊地。勸課農畝。邊

地愈闢邊防愈固百年之利也故曰中策何謂
無策洪武初給竈丁鹵地復給草蕩所以利竈
戶者甚厚額鹽一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復
免竈丁雜差所以資竈丁者甚厚歲課止七十
萬引所以取之者甚薄惟餉鹽不許私賣有餘
卽給官鈔收之下以資竈戶上以總利權而均
其施天下食賤鹽之利竈戶無餘鹽之滯其法
極善自鈔法不行則官司無術以處餘鹽矣乃

曰挾餘鹽者絞販私鹽者絞果可行乎行之而
嚴卽竈丁空腹以死不然卽爲變行之而寬卽
三百萬餘鹽之利盡入姦人囊橐矣法之弊而
窮者一也竈丁窮矣轉而逃遁乃區區賑濟區
區招復千日握其喉一朝與之食可聊生乎故
撫賑徒勤遁逃益甚法之弊而窮者二也招商
中鹽一引銀四錢已重矣今復加而七錢尤重
矣買窩賣窩刻取三錢邊上科罰或三四錢勸

借米麥亦復二錢。殆不知幾倍重矣。稅愈重則利愈大。姦人避重稅而趨大利。避重稅則正課壅。趨大利則私鹽行。私鹽愈溢。正課愈壅。雖絞刑治之。不可禁遏。況有贖刑之令。有獲鹽不獲人不問。獲人不獲鹽不問之令。蓋開寬路示之趨矣。則私鹽如何不益溢。正課如何不益壅也。法之弊而窮者三也。私鹽盛行矣。官兵捕獲。迄無寧日。頑民挾刃。宰相旅拒。在楊子江及各海。

港者。高檣大舶。千百爲聚。行則鳥飛。止則狼踞。殺人劫人。不可禁禦。官兵敢遠望而不敢近語。在兩淮通泰寶應州縣。民厭農田。惟射鹽利。故山陽之民十五以上。俱習武。勇氣復頑。悍死刑。不忌。前年流劫。幾致大變。故淮安官軍不惟不捕私鹽。且受餌利而爲護送出境矣。山東官軍不惟不捕私鹽。反向鹽徒丐鹽充食矣。鹽徒千百。白日挾刃。經行州邑。官兵不敢誰何矣。州縣。

不敢言科道不肯言。陛下高拱焉。得知之。抑亦諉曰事弊已極。無可奈何。再及數年。則官兵之追捕日嚴。鹽徒之旅拒日銳。拒捕之迹日著。則罪惡之狀日深。官司列罪狀以請法。愚民罹罪罟。乃逃生。出不獲已。必激他變。將誅夷之。則情可哀恤。將緩縱之。則頑獷愈甚。禍釁所極。遂有不可言者矣。法之弊而窮者四也。故曰無策。臣嘗竊曰。治鹽利猶治河患也。治鹽利不究弊。

源。惟末流之防。猶治河患不從。雍冀孟津壞衛。引爲陂堰。鑿爲溝渠。以廣其利。而分其勢。乃從徐沛下流。浚其淤。土厚其堤防。則愈浚愈淤。愈築愈潰。亦勢也。自正統以後。講治鹽法。事例叢瑣。無益鹽利。祇足驅民爲盜而已。故今欲興淮鹽之利。須選淮安漕運。及三邊提督都御史。講求其法。而責以底績。選人得失。委託專暫。成效虛實。尤宜責之吏部。期之數年。鹽利不興。邊儲

不實。邊民不蕃。邊地不闢。不收久大之效。而坐策治安。兩都御史。吏部尚書侍郎。誅罰連坐。然後任人者不敢苟且。任於人者不敢怠玩。而政有實效。此兩淮利弊也。舉兩淮卽天下可知也。

整理兩浙鹽政議

彭韶

一各場竈戶多有艱窘。府州縣預備倉糧不多。豈得有餘賑濟竈戶。近行各場立預備倉。乞令今後巡鹽御史并大小問刑衙門。若有提問徒罪以上竈戶。并一應干碍鹽法司事內囚犯。杖徒以上罪名。應該納米贖罪者。俱發所在場倉上納。及應入官船隻貨物。亦該變賣價銀送場。責令官攢看守。無倉場分。則於有司官倉另覈。

收貯俱申巡鹽御史查考盤驗遇有凶年賑濟貧竈秋成照數還官

一各場俱有見年總催頭目不過一身應役柰有無知官攢但遇分司官吏到場或相識官員經過及衙門拜見銷牌解冊等項俱派頭目出辦荅應每年有使銀十兩或十四五兩者竈催艱難人已不堪又加此等尤爲重害合令巡鹽御史不時吊查究問

一竈戶優免俱有見例柰何奸民暗將田糧詭寄以圖濫免又有豪強竈戶田畝千餘人丁百十止當竈丁數名其有司差役推托不當乞將竈戶該辦全課二十丁三十丁以上俱各通戶優免其餘全課鹽丁每丁貼與私丁三丁每丁除田二十五畝免其差役夫馬此外多餘丁田俱發有司當差其奸民詭寄田糧及豪強竈戶影佔差徭就將多餘丁田照數收補逃故竈丁

若詭寄不多者依律問罪田糧改正

鹽政考

李廷機

鹽政固邊計也。鹽政之通塞。邊計之虛實也。今天下稱邊計最急。蓋數十年來。謀臣借箸計司。持籌曷嘗不孜孜邊計也。而邊計猶然虛也。則鹽政之舊未復也。愚考國初置轉運提舉爲鹺司。而淮之南北。浙之東西。長蘆河東。山東。閩粵。蜀滇。與夫鹽井。衛龍州司。雅州所。海北。靈州。西和。漳縣。皆所謂產鹽處也。煎有竈。貯有倉。課

有額行有方。當其時。歲召商開中。入粟實塞下。塞下粟無騰價。焉則邊利也。令商自爲辦。而國不聞輸將之費。士飽馬騰。杆圍強固。則國利也。蓋洪永間。鹽一引。所輸銀八分耳。粟二斗五升耳。至輕也。所司開給。無留行。商人旦輸粟。夕受鹽。券交於左。筐盈於右。至便也。禁食祿之家。不得牟商利。一切請給。悉絕之。諸私鬻阻亂者。論死。至嚴也。竈丁給酒地。給草蕩。額鹽一引。給米

一石。準以錢鈔。復其雜役。至厚也。有餘鹽。則官自出鈔收之。下以資竈戶。上以攬利柄。至周也。蓋國家鹽政。操縱有權。調度有法。公平正大。嚴密精詳。商利而民亦利。國足而邊亦足。稱美善已。乃常股存積之設也。自正統中始也。常股七分。以爲常。而存積三分。以待塞下之急。倍價開中。越次放支。是居貨罔利。則非體也。乃輸之不粟而銀也。不之塞下而之鹺司也。自度支葉

淇始也。取目前之近利，忘久遠之大計，遂至邊
儲資於內帑，商跡絕於塞垣，卒然有警，倉皇召
中類多觀望，卽有至者，所入甚寡，坐令儲蓄外
空，則非計也。乃私竇之開也。自弘正開始也。或
勲戚恩賜，或權倖請託，皆予以餘鹽，容其夾帶
而復有各年未盡名曰零鹽，有剩堆積名曰所
鹽，一以供權要之報中，侵商利，虧國課，則非法
也。乃商之困，自守支始也。次同貫魚，繁同積薪

有數十年老死不得給，至今兄弟妻子代支者
則非便也。乃竈丁之困，自總催始也。場蕩歸其
并兼，鹽課爲其乾沒，竈丁不過總催家一備而
已。分業蕩然，丐貸爲生，欲無逃亡不可得也。乃
額鹽之滯也。自課重始也。彼一引所輸銀至七
錢五分重矣。而且有配支，有賣窩，有科罰，有勸
借費，殆不貲。是以鹽價踴貴，而人競趨私鹽，欲
正課無滯不可得，乃私鹽之行也。自不行鈔法

始也。鈔法廢則縣官何術以收餘鹽。餘鹽積而無所售則竈丁困乃曰。挾餘鹽者絞貨私鹽者絞將能行乎。行之而必卽竈丁枵腹以斃。不然卽爲變行之而不必欲餘鹽之利不爲奸人橐中裝不可得也。今江淮間鹽徒高檣大船千百爲聚行則鳥飛止則狼踞殺傷官兵。近方見告矣。以今四方綱維不弛。徼察有加焉。猶曰如是。有如一。方有警如此。曹者乘變而橫擊。吾何以

行之。故鹽政之不修。愚恐其患不獨邊計且移之社稷也。嗟乎。利弊之懸。洞若觀火。祖宗之法。覲若畫一。藉令在事者深考而善提衡之。何有於區區鹽政哉。愚謹考其始末。詳其變遷。以俟司國計者鏡焉。

鹹鹵

錢 榷

古之河北今畿甸也。真定以西爲古大陸之澤。地下作鹹生齒之徒。無旦暮之糧以活家命。則擇斥鹵之尤積潤之鹹。刮其土而鍊之。匹夫匹婦窮月作勞。可得升斗苦鹽。易粟爲命。宋慶曆中有上封者。請榷河北滄濱二州鹽。余靖諫曰。河朔土多鹽鹵。小民稅地不生五穀。惟刮鹹煎之以納二稅。今若禁止。便須逃亡。近民怨望。非

國之福。黃履翁亦曰。河北之鹵。素無禁約。其議卒寢。至我。國朝設長蘆。山東二轉運鹽使司。滄州。青州。濱州。膠東。四分司。凡轄四十四場。編集順天等府屬邑。竈丁。旁海煮辦鹽課不缺。則是河北滄濱二州。古之瀛海軍渤海郡也。其在。今日可謂施法之悉。盡地之利矣。若夫真定之西。深趙冀屬數邑。微鹽小鍊。較諸滄濱。不過億兆之一。譬若瀛渤海中之半滴爾。有之不足妨。

國之課。置之不足。廢國之法。聽之民間。誠若披離之滋。權之官捕。則無捉摸之處。今如長蘆一司。行鹽地方百四十餘州邑。其間有鹽州邑。不過數處。其鹽疏薄惡陋。頗以刮鍊而成之。鹽者。不過頃畝中之尺寸。執其尺寸之微。例諸瀛渤之權。誠有間矣。況擔負出入。不越真定之境。縱窮所有。所來無幾。良以物微民貧之甚者。爲之也。且茲畿內。鹽土無尺寸。無不徵糧之畝。無一

歲無不均徭養馬之家無一人之倖漏免其坐
贖畝在籍無不貧下之戶其鍊贖代耕而輸國
之稅而救口不贍無不笑笑可憫之夫其奔走
易粟無不擔負手挽貧窶隻弱萬無大夥貨殖
之徒方今西北邊警首嚴真定招募義勇之急
編選民壯之多運輸糧料車馬之繁加以屢歲
凶荒之歉滹沱泛溢之虞夫京師天下之根
本也畿甸所以培植擁輔乎根本者也滄鹽巨

商每嫌山陸之遙不自肯至又從而禁入毫釐
之贖月報藍縷之獄流離捕人之慘非所以寬
近民優畿輔也

鹽筴

周弘祖

兩淮鹽課三百萬。可當漕運米值全數。次浙次長蘆。次福。次河東。總其數。與淮相當。福場無巡按。以行無遠地也。河東場無場官。以出有專所也。廣場兼之。故巡運俱無。各場鹽皆費人力煎煮。惟河東鹽以風而成。卽周官不假煉冶之鹽。國初鈔法通行。每額鹽一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竈丁獲利甚厚。故販私鹽者處絞。○民非

水火不生活。五穀與鹽等於水火。皆民生日用。不可缺者。乃以私鹽而禁之。使不得行。其勢之決也。有甚于防川矣。鹽徒之害是也。今彌之之術無他。開餘鹽之利。弛私鹽之禁而已。開餘鹽之利。或如御史李祐所言。每正鹽一引。帶餘鹽二引。或如詹事霍韜所議。每正鹽一引。帶餘鹽三引。或令商人於緣邊報中。或令商人於鹽場買補。此則公私兼利。商竈兩便。私鹽不待禁而自無矣。且每正鹽一引。帶餘鹽二引。三引。是國家額外獲二。三倍之利。而竈丁亦得收二。三倍之息也。此外再有遺餘。當盡捐以予之。任其流通。貨賣不復拘迫。是盡變私鹽為官鹽。亦可盡變鹽徒為良民矣。古今理鹽稱最無如劉晏。其言曰。任其所之。詳味四字。誰與禁哉。

皇明經濟文輯卷五終

南窗雅玩

